第五回　難遮掩識破巧機關　怎提防漏泄春消息

詩：

聰明儒雅秀衣郎，遂有才名重四方。

筆下生花還出類，胸中吐秀迥尋常。

風流盡可方陶謝，瀟灑猶能匹駱王。

當道諸君咸折節，羨他出口便成章。

不多一會兒，杜開先把長春四景寫將出來，送與韓相國。相國接來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老夫年邁，近日來兩目有些微盲，這些稿兒，一時看來不甚仔細。請公子口授一遍，待老夫恭聽何如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再容小姪另謄一個清稿，送上老伯細審就是。」

相國搖手道：「這也不敢過勞，到是求念一遍的好。只是四景的題目，先要請教一個明白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這四景，小姪就將四季應時開的花上發揮，春以碧桃為題，夏以菡萏為題，秋以丹桂為題，冬以玉梅為題。但借其四時佳景，以祝長春耳。」

韓相國呵呵大笑道：「妙得極，妙得極！若無四時佳景，將何以祝長春？好一篇大段道理！老夫雖然不敏，還求垂教。」杜開先便道：「老伯在上，容小姪道來：

第一首春景，詠碧桃

本來原自出仙家，滿樹胭脂若曉霞。

可愛奇英能出眾，迎風笑盡萬千花。

第二首夏景，詠菡萏

竊窕紅妝出水新，周圍綠葉謹隨身。

香清色媚常如此，蝶亂蜂忙不敢親。

第三首秋景，詠丹桂

一枝丹桂老岩阿，歷盡風霜總不磨。

自是月宮分跡後，算來千萬億年多。

第四首冬景，詠玉梅

玉骨冰肌不染塵，孤芳獨立愈精神。

論交耐久惟松竹，贏得奇香又絕倫。」

韓相國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首首包含壽意，聯聯映帶長春。令人聆之，頓覺驚奇駭異，非公子捷才，焉能立就！老夫肉眼凡睛，不識荊山良璞，南國精金，誠為歉愧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姿凡質陋，不過竊古人之糟粕，勉承尊命，潦草塞責而已。何勞老伯過稱！」韓相國道：「太言重了。老夫雖然忝居鄉邑，爭奈年來衰朽，一應賓朋，懶於交接，所以令尊翁也不克時常領教。幸得今日與公子接談半瞬，頓使聾聵復開。不識某何修而得此也。」

言未了，那院子忙來稟道：「請杜相公與老爺前廳午飯。」韓相國吩咐道：「杜相公既在房中，便脫灑些何妨，就撤到這裡來吧。」院子便去收拾，攜至房中。

韓相國遂陪杜開先吃了午飯，再把桌兒掇到中間，對著杜開先道：「老夫執硯侍旁，就請公子信手一揮。」杜開先欠身道：「如此丑詩，須待名筆，方可遮飾一、二。小姪年輕德薄，何能當此重任耶？」相國笑道：「既承佳作，深荷美情，公子若非親筆，不惟見棄老夫，抑亦見薄於袁君也。」杜開先不敢再卻，便把壽軸展開，將前四景一一寫上。

韓相國見了，連聲稱贊道：「公子詩才竟與李、杜齊名，字法又與蘇、黃並美。這正是翰林尊又得翰林子也，豈不可羨！」杜開先道：「老伯大諱，就待小姪一筆寫下何如？」韓相國笑道：「這是公子所題，如何倒把老夫出名？決定要將公子尊諱寫在上面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年幼，恐冒突犯上，明日難免諸長者褒談矣。」

韓相國笑道：「公子說哪裡話？不是老夫面譽，這巴陵郡中除卻公子，還有哪個可與齊驅？請勿過謙，足徵至愛。」杜開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姪太斗膽了。」韓相國道：「不敢。」杜開先遂拈筆向後寫了一行，道：「通家眷晚生杜萼頓首拜題。」

韓相國道：「老夫見了公子尊諱，卻又省得起來，昨送來原題紈扇，可曾收下麼？」杜開先假問道：「小姪已收下了。正要請問老伯，那柄紈扇，卻是從哪裡得來？」韓相國道：「那柄扇子，敢是公子贈與哪位相知的？前元宵夜，想則是我府中看跳大頭和尚，因此偶然掉下。不期到被恰才出來相陪公子的蕙姿偶然拾得，將來送與老夫。老夫因見上面寫的卻是尊諱，故就轉送將來，收為聘物。」

杜開先聽說，方才曉得那扇上後寫這首詩兒，卻是相國不知道的，遂俯首沉思，便無回答。韓相國又問：「公子芳齡秀異，獨步奇才，真道是天挺人豪。但不知曾完娶否？杜開先道：「不瞞老伯說，小姪婚事，尚未有期。」韓相國笑道：「公子莫非戲言？難道宦族人家，豈有不早完婚娶的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果然未有。」

韓相國道：「敢是令尊翁別有什麼異見？依老夫想起來，結親只要門楣相等就好。聞得袁少伯有一小姐，年方及笄，也未議婚。不若待老夫執伐，就招公子做一個坦腹佳賓。郎才女貌，其實相稱。不識意下如何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少伯小姐，千金貴體，小姪一個寒儒，誠恐福薄緣慳，徒切射屏之念耳。」韓相國道：「這都在老夫身上。還有一事請問公子，今歲卻在哪裡藏修？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姪今年在鳳凰山清霞觀裡。」

韓相國道：「原來在那個所在。公子你卻不知那鳳凰山的好處，原是一脈真龍，所以巴陵城中，每隔三四科，便出鼎甲，俱從那裡風水蔭來。只是一件，那個所在雖然幽靜，爭奈往來不便了些。公子不棄，老夫這後面有一所百花軒，就通在西街同春巷裡，內中有花軒兩座，盡可做得幾間書房。意欲相留在此，使老夫早晚也可領教，未卜可否？」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杜開先道：「深承老伯見愛，敢不唯命是從。只因康公子今與小姪同在清霞觀中肄業，卻不好拋撇他。如之奈何？」韓相國道：「莫非是康司牧公的公子麼？」杜開先道：「正是。」韓相國呵呵笑道：「公子，那康司牧公向年與老夫同寮的時節，相交最契，至今尚然通家來往。既是他的令郎，這有何難，明日一同請來，與公子同在這裡就是。」杜開先起身揖道：「小姪就此告辭回去，與家尊商議，容覆台命便了。」

韓相國一把留住道：「說哪裡話，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今得公子光臨，正欲取將出來，慢慢暢飲一杯，敘談少頃。何故亟於欲去，見卻乃爾？」杜開先畢竟不肯久坐，再四謝辭。韓相國便不敢強留，只得起身送別出門。有詩為證：

相國憐才議款留，百花軒下可藏修。

倘能不負東君意，勤向窗前誦不休。

說這韓蕙姿，得了杜公子所贈的這半幅花箋，悄悄進房，展開攤在桌上，呆呆看個不了。原來花箋上寫的，卻是幾句啞謎兒。這杜開先到底錯了念頭，把個蕙姿只管認做了玉姿，所以方才寫那幾句，分明要她解悟的意思，哪裡曉得她不甚解悟得出的。坐了一會，免不得攜了，依舊走到妹子房中。

玉姿見姐姐走到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把笑臉兒迎著道：「姐姐，老爺方才喚妳出去代陪那杜公子，他可曾提起昨日送去的那把紈扇麼？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不要說起。那杜公子雖是個年少書生，一發真誠篤實得緊。我姐姐陪了他半日，並無一言相問，倒蒙他贈我半幅花箋在這裡，上面題著幾句詩兒。因此特地攜來，與妹子看看。」這蕙姿哪裡省得上面這幾句是謎兒，就隨手遞與妹子。

你看玉姿通得些文理，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，接將過來，看了一看，便省得是一首詩謎，暗想道：「這敢是杜公子與她有什麼私約了。不免再把一句話兒試她一試，看她怎麼回我。」便對蕙姿道：「姐姐，這首詩上明明說妳贈了他什麼東西的意思。」

蕙姿哪裡知道，妹子是試她的說話，點頭笑道：「妹子，果然妳好聰明，也不瞞妳說，我已把那股金鳳釵，贈與杜公子了。」玉姿聽說了這一句，卻便兜上心來，就把那箋上句兒，暗暗的看了幾遍，牢記心頭。

蕙姿怎知妹子先下了一個心腹，兀自道：「妹子，倘是老爺問起那股釵兒時節，怎麼回答？」玉姿微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就說是姐姐送與一個姐夫了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，女兒家不要說這樣話。我和妳姊妹們雖是取笑，若是老爺聽見，眼見得前日那把紈扇是個執證了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言之有理。卻有一說，老爺是個多疑的人，設使偶然問起，妳道將些什麼話兒答應？如今到把妹子這股與姐姐戴著，待妹子依舊取出那股舊的來戴了吧。」

蕙姿連忙回笑道：「妹子既有這樣好情，只把那股舊釵兒，借與姐姐戴一戴就是。」玉姿道：「姐姐，妳不知道。我妹子還好躲得一步懶兒，妳卻是老爺時刻少妳不得，要在身邊走動的。明日倘被看出些兒破綻，反為不美。」蕙姿道：「妹子所言極是。只是我姐姐戴了妳的，於心有愧。」玉姿笑道：「姐姐說哪裡話，我和妳姊妹們哪一件事不好通融，日後姐姐若有些好處，須看這股釵兒份上，也替妹子通融些兒便了。」蕙姿也笑了一聲。玉姿便向頭上拔了那只鳳釵，先與姐姐戴了，然後起身開了鏡奩，取出那股舊的，也就戴在自己頭上。

你道玉姿如何就肯捨得與了姐姐？原來，她已貪蓄著一個見識。這蕙姿總然便有十分伶俐，聰時一時，再也思想不到。

正待拿起鏡子，看個釵兒端正，只見一個女侍忙來喚道：「蕙姿姐，老爺問妳取那開後面百花軒的鑰匙哩。」蕙姿連忙撇下鏡子，也忘記收拾了那半幅花箋，回身便走。

玉姿見姐姐去了，微微笑道：「姐姐，姐姐，妳卻會得提防著我，怎知又被我看破機關。想我前日的紈扇，分明有心走來藏過，妳如今這幅花箋，我卻無意要它，這是現成落在我的手中。如今也待我收拾過了，悄悄走到她房門首去，聽她再講些什麼說話，可還記得這幅花箋兒起麼？」

這玉姿就把花箋藏在鏡奩裡，遂將房門鎖上，展著金蓮，即便匆匆前去。有詩為證：

天理循環自古言，只因紈扇復花箋。

爭如兩下成和局，各把胸襟放坦然。

說這杜開先別了韓相國回來，見了翰林，便把題那長春四景，韓相國款待慇懃的話，先說一遍，然後再談及百花軒一事。杜翰林欣然道：「萼兒，既有韓相國有這片美情，實是難得。卻有兩件，那清霞觀中李道士承他讓房好意，如何可拂了他？那康公子初與你同窗，如何就好撇他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那康公子，孩兒也曾與韓相國談及，相國欣然應允。說他原是同僚之子，至今尚然通家往來，卻也無甚見嫌，明日就請他與孩兒同做一處。再者，那清霞觀中李老師那裡，待孩兒打點些謝儀，親自送去，辭謝了他就是。」

杜翰林道：「這個講得極是。萼兒，那韓相國這樣老先生，交結了他，大有利益。我與你講，康公子是個沒正經的人，倘到那裡，早晚間言語笑談，務要收斂幾分。大家要盡個規矩，不比清霞觀中，可像得自己放蕩也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這卻不須爹爹叮囑，孩兒自然小心在意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你還是幾時往清霞觀去，收拾回來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孩兒讀書之興甚濃，豈可延遲日子？明日就要到清霞觀去，辭了李老師，順便邀了康公子，一同回來。略待兩、三日，他那裡灑掃停當，便好打點齊去。」翰林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明日要行路，可早早進去安息會兒吧。」杜開先便應聲進去，見了夫人，又備細計議一番。那夫人也老大歡喜。

次日帶了聾子，徑到鳳凰山清霞觀裡。那康汝平聽得杜開先到了，連忙出來相見，道：「杜兄，前日何所見而去？今日何所聞而來？往返匆匆，其意安在？」杜開先就把韓相國請題長春壽軸，相借百花軒，要請他同去的話，從頭備說。康汝平大喜道：「杜兄，這個機會我和你卻是求之不得的。如今那老頭兒既有這條門路，正好挨身進去，慢慢的覷個動靜，那時，不怕那兩個女子不落在我們手裡了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雖如此說，這件事又是造次不得的。明日倘被相國知覺些影響，我們體面上不好看還不打緊，可不斷送了那兩個女子？只可到那裡做些閒暇工夫，不著覓味聞香，從天吩咐而已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杜兄，這些都是閒話。到了那裡，你看決不要用一些工夫，自然得之唾手。我和你就此把書箱收拾起來，再去與李老師作別一聲，趁早便好進城則個。」兩人當下把書囊收拾齊整。

原來，那李道士得知他二人要去，連忙走來相問道：「二位相公到此，至今未及兩個月日，小道正欲慢慢求教一二，倏爾又整行裝，令人虔留莫及。其中不識何意？」杜開先就把韓相國迎到百花軒一節，對他明說，然後取出謝儀禮物，當面贈送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那李道士看了，卻像一個要收又不要收的光景，只得推卻道：「多承二位相公盛賜，小道謹領了這兩柄金扇，其餘禮物並這銀子，一些也不敢再受。」杜開先笑道：「莫非老師嫌薄了些麼？」李道士道：「阿呀，杜相公是這樣說，難道畢竟要小道收下的意思麼？」杜開先便撳在他袖裡。

這李道士其實著得，便把手來按在，連忙向他二人深深唱了幾個大喏，道：「二位相公，小道袖裡雖是勉強收下，心裡卻不過意。若早吩咐一聲，便好整治一味兒，與二位餞別一餞別才是。」康汝平笑道：「少不得日後還要來探望老師，那時再領情吧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如此二位相公倘得稍閒，千萬同來走走。」

正說之間，那聾子共康家小廝，每人擔了一肩行李，走將出來道：「大相公，我們行李擔重，趁早還有便船，好搭了去。」杜開先與康汝平兩個，遂向李道士揖別。那李道士叫了幾聲：「褻慢」，親自送出觀門。

他兩個別了李道士，一路上談談笑笑，不多時，早到渡邊。就下了便船，趁著風，約莫一個時辰，又到西水灘頭。上得岸來，還有丈把日色，慢慢走進城中，向大街路口各人別去。

過得兩、三個日子，韓相國差人向杜、康兩家再三迎接。杜開先便去邀了康汝平，揀了好日，一同徑到韓相國百花軒去。相國見他兩個肯來，滿心歡喜，就令開了後門，一應來往，俱從同春巷裡出入。

真個光陰捻指，他兩人到了個半把月，雖為讀書而來，卻不曾把書讀著一句，終日行思坐想，役夢勞魂，心心念念，各人想著一個，並不得一些影響。

那康汝平，也是個色上做工夫的主顧，倒是住遠，還好撇得下這條肚腸，你說就在這裡，只隔得兩重牆壁，只落得眼巴巴望著，意懸懸想著，怎能夠一個花朵般的走到跟前，哪裡熬得過。幾番燈下與杜開先商量，要做些鑽穴逾牆的光景。杜開先每每苦止住他。這也是泥人勸土人的說話。你道這杜開先可是沒有這點念頭的麼？心裡還比康汝平想得殷切。到底他還乖巧，口兒裡再不說出，心兒裡卻嫌著兩副烏珠怎麼下得手。

原來，這蕙姿與玉姿姊妹兩個，也沒一日不想在那百花軒裡，那個意兒各自打點已久。只是夜夜朝朝，同行共伴，你又提防著我，我又提防著你，所以也把個日子延捱過了。

一日，韓相國突然患起痰火症來，著她姊妹二人在房早晚伏侍。這也是相國愛惜她們的意思，恐怕忒甚辛苦壞了，把日間上半日派與蕙姿，下半日派與玉姿，夜來也是日間一樣派法。她姊妹二人不憚艱辛，緊緊在房中伏侍了五、六個晝夜。

不想，她兩個各早懷了一片私心，都要趁著這個空閒機會，悄悄的開了內門，到百花軒裡完一完心事。

一夜，蕙姿伺候到了二更時分，乘著相國睡得安穩，思想得下半夜才是妹子承值，這時必然在房中穩睡一覺。輕輕提了燈，賺出房門，「呼」的一口，把燈吹滅了，就放在門外椅子上面。原來，這卻是她一個計較，恐怕相國醒來，喚著不在跟前，好把點燈推托的意思。

你看她隨著些朦朧月影，躡著腳蹤，走過了東廊，轉彎抹角，摸壁扶牆，一步一步走了好一會，方才到得內門首。這內門外，恰就是百花軒。原來，康汝平的書房，緊貼在同春巷一帶，杜開先的書房，就貼著這內門左右。這也是杜開先當日來的時節，把這間書房先埋下一個主意。

蕙姿走到門邊，把手向栓上摸了一摸，只見上下封鎖的好不牢靠。側耳聽了一霎，又不見一些聲音。欲待把門掇將下來，卻沒這些氣力，欲待輕輕咳嗽一聲，通個暗號，又怕前後有人聽見。

正站在那裡左思右想，要尋一條門路，只聽得前面又有一個腳步走響，這蕙姿猛可的嚇出一身冷汗，不知是人是鬼，竟把一團春興，弄得來瓦解冰消。拼著膽問一聲道：「這時分，什麼人走動哩？」那來的竟不回答，沒奈何走近前來，把她摸了一把。

畢竟不知認出是哪一個？兩下裡見了怎生說話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